

乌鸫在唱歌

□陈明

一夜之间，乌鸫一家子消失了。我再三确认，鸟巢里空空如也。仿佛某个亲近的朋友不告而别，失落感瞬间泛上心头，真让人惆怅啊。

家里东北角阳台窗外放着个老旧的铁桶，深而笨重，不记得以前什么时候用过。铁桶质量应该不错，经年风吹雨打之后依然不显锈蚀，就低调地横卧在窗格角落。有次打扫卫生偶然拉开窗帘打开角落里的窗户，发现铁桶内出现了鸟巢的痕迹，凑近细看，应该曾经有鸟类驻留，但眼下已是过往云烟。

今年春天，我经常看到有乌鸫在北阳台的窗外徘徊。两栋住宅楼之间有数棵高大的玉兰树，乌鸫穿梭往来，时而在阔大的玉兰树叶间停驻，时而跳跃到住户窗外的铁格栅上左右观瞧，一副忙碌而谨慎的样子。小区附近有许多鸟，我也不以为意。直到某天早晨，东北角窗外传来阵阵噪音，夹杂着猫的怒吼和东西打翻的声音。我赶过去拉开落地窗帘，发现有只灰褐色带条纹的大狸猫居然爬在花盆和墙壁之间，一副惊怒交加的样子，眼睛还紧盯着铁桶方向，口中呜噜作声。好家伙，它究竟是怎么攀到四楼窗外的？而另一面，空中两只乌鸫轮番往来，扑扇着翅膀发出尖利而短促的鸣叫，看样子胖猫已经被它们教训了一番，并没讨到什么好处。扭头一看，发现矛盾的根源了——铁桶的鸟巢里有一窝蛋，真是意外惊喜。

接下来的事件发展不容置疑，我毫不犹豫出手驱逐逐犯者，罪魁祸首大狸猫灰溜溜逃窜

至楼道间遁窗而去。扶起花盆摆正水壶，尽量恢复好现场，我关上窗拉起帘，该给窗外的客人一家有个心理缓冲阶段。可好奇心作祟，过不了多久，我悄悄潜在窗帘后隔着缝隙观察，玻璃窗外有灰尘看不真切，貌似鸟巢基本完好，想来乌鸫夫妇第一时间齐心协力抵御外敌，小家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损失。

那天下午，我又去偷窥乌鸫家的小窝。碗状鸟巢在原有基础上显然经过加固扩容，铁桶边沿遗留的干苔藓、枯草、细枝等建筑材料清晰可见，巢中间卧着蓝灰色带斑点的鸟蛋，三颗，也许四颗。还没等我的近视眼看个真切，乌鸫太太外出归来，在窗格上略作停留立即进入巢内返身卧下，只依稀能瞧见一只黄色的喙。我蹑手蹑脚离开北阳台，虽然窗外的乌鸫太太好似没什么异动，也未置一词。

此后，每当我出现在北阳台，乌鸫先生和乌鸫太太就常常飞来站在窗格上对我行注目礼。我观察它们，它们也在审视对面这个两脚兽。最初它们戒备森严，我一靠近鸟巢方向就紧张地双双掠起，后来我站在紧邻鸟巢的洗衣机旁动作它们也习以为常。早上洗漱，一抬头，乌鸫先生浑身黑色的羽毛仿佛打过蜡般闪亮，黄色的眼圈和喙特别明显，不时低下来个侧身腾挪。我向它挥挥手打招呼，它矜持地飞去对楼，不一会儿又飞回来，歪着小脑袋瞪着亮晶晶的黑眼睛瞅我。乌鸫太太身形明显要小一圈，也没有漂亮的明黄色眼圈，黑褐色外套不怎么起眼，但身姿同样矫健。

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，我有点担心乌鸫一家再次被猫偷袭，于是经常隔窗探看，确认它们安好，夜里还不忘出门关闭楼道间的窗户。到后来，我光明正大地拉开窗帘将窗户打开一条缝，乌鸫夫妇也没什么大反应。直到有一天我伸出手轻轻摇了摇铁桶，乌鸫先生明显有点激动地在近处掠过，哇，原来宝宝诞生了。灰中略带白的幼鸟挤挤挨挨不出声，毛茸茸的，看起来它们也知道父母不在家，不能跟陌生人说话。乌鸫夫妻很忙，乌鸫先生站在窗格上的时候嘴里经常叨着蚯蚓、尺蠖，也许还有甲虫什么的；偶尔能看到乌鸫太太匆匆往幼雏张着的大嘴里塞东西的身影，有家有口的打工人确实辛苦。

我习惯了在北阳台的时候有乌鸫陪伴，洗衣服、做饭，回头或者抬头张望，窗外精神的黑色小士兵犹如一道剪影。时间流水般过去两周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发现一只乌鸫宝宝居然站在铁桶外的窗格上。它还是小小的，披着灰中带白的羽毛稚气未脱的模样，可站得很稳当。因为要赶时间去上班，未及细看，我只能略带遗憾地匆匆离开。第二天，鸟去窝空。洗漱时我屡次抬头张望，玉兰树很安静，窗格很寂寞。

窗外的客人离开了，我仍不时挂念。远处传来乌鸫的歌声，时而华丽，时而婉转；时而高亢，时而温柔，其中或许就有乌鸫一家子。小乌鸫悄然长大，它们也会有自己的家。唯愿它们一生安好，在哪里都能快乐歌唱。

一罐槐花蜜

□矫友田

一位朋友来访，给我捎来一罐槐花蜜。蜜，是盛在一个简易的圆口玻璃罐里的，足有两三斤重。因为彼此相熟，朋友跟我开玩笑说：“这可是纯正的槐花蜜哦，我保证你以前没有吃过。”然后，他执意让我品尝一下。

于是，我就打开盖子，用小勺舀了一点，含在嘴里细品。顿时，一股浓浓槐花的清香溢满唇齿。那甜美的滋味，清香怡人，我不由得连连赞叹。

这蜜是朋友一位放蜂的亲戚送给他的，因此槐花蜜的味道极为纯正。而现在，不仅仅是因为放蜂的少了，而且槐花蜜的蜜源也越来越难寻。再加上有些放蜂人受利益所驱，在蜜中掺入糖稀，自然就使得槐花蜜的品质大打折扣。

确实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品尝过这么自然、甘美的槐花蜜了。我曾在超市里购买过多次，那是些包装精美的槐花蜜。然而，在品尝之后，除了有一点不伦不类的槐香之外，再就是极其张扬的甜。蜜汁从嗓子滑过，留下的只是一种咸湿和不适之感。真正的槐花蜜，香得雅，甜得柔，绝对不会如此张扬的。我猜测，在那些包装精美的槐花蜜里面，一定是添加了一些人工合成的东西。

只是一滴蜜，就将我内心久远的思绪给唤醒了。我还记得儿时住过的那个小村，不论房前屋后、街头巷尾，还是田野沟坎，到处都可以见到槐树的影子。槐树耐旱耐贫，只要一扎下根，不管环境多么恶劣，它们都能够顽强地生长起来。

每到5月槐花盛开的季节，洁白的花簇如同白雪般堆满枝头。浓郁的槐花香溢满了天空，并浸入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。随处都能见到放蜂人搭的帐篷。成群结队的蜜蜂，在槐花丛中，“嗡嗡嗡嗡”地飞来飞去。

当时，我认识这样一家放蜂人，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。中年男人长着一副络腮胡子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。那两个孩子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因此不到半天时间，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他们给我讲述一路上放蜂的经历，甚至教我如何跟那些蜜蜂成为朋友。可是，我对那些小生命一直心怀畏惧，始终不敢近距离接触它们。

当他们的父亲将采集的蜂蜜倒入罐子之后，总会顺手在地上摘几片“车前子”的叶子，在衣襟上拭一下灰尘，将它们放在手中盛蜜的盘子里擦拭一会儿。然后，他爽朗地笑着，招呼我们过去取。在那些肥大的“车前子”叶片上面，沾满了亮晶晶的蜜汁。我吮吸着叶片上的蜜汁，槐花的芳香久久地弥漫在我的心头……

